

· 类型文学经典译丛 ·



致命诱惑

Dead Cold

著——〔加拿大〕露易丝·佩妮

Louise Penny

译——刘张松

OS CRIME SCENE DO NOT CROSS CRIME SCENE

· 类型文学经典译丛 ·

致命诱惑
Dead
Cold

著——〔加拿大〕露易丝·佩妮
Louise Penny

译——刘张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致命诱惑/(加)佩妮著;刘张松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21-4262-0

I. ①致… II. ①佩…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6852 号

DEAD COLD

by **LOUISE PENNY**

Copyright: © 2006 BY **LOUISE PENN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ERESA CHRI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2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1-300 号

出品人: 陈 征

责任编辑: 李珊珊

美术编辑: 钱 祯

致命诱惑

(加) 露易丝·佩妮 著

刘张松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224,000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262-0/I · 3293 定价: 29.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 ·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哥哥道格以及他的家人：
玛丽、布莱恩、罗斯林还有查尔斯，是他们让我明
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勇敢。

... 感谢

和以往一样,我第一个要感谢的人仍然是我最可爱,最耐心,最伟大的丈夫。

谢谢加里·马修斯和詹姆斯·克拉克及时地为我处理了一些关于电的问题。莉莉·德·格朗普雷为文中的法语做了校对,确保了文中的法语句子的正确性,尤其是脏话的正确性,这些都是我平时没有用过的。谢谢马克·布罗为我提供了一些极好的名字。还要谢谢罗伯特·西摩医生和珍妮特·威尔逊医生,谢谢他们提供了关于医学方面的常识以及我所需要的答案。

《致命诱惑》中有许多关于冰壶运动的描写,这恰巧是我喜欢的运动。我曾在桑德贝和蒙特利尔玩过几次冰壶,非常敬佩冰壶运动员们的专注和镇定,更不用说他们还能在巨大的压力下打出很高的水平。这是一项很伟大的运动,尽管故事中的波伏瓦警员并不这么认为。我去拜访过“萨顿冰壶俱乐部”,还和韦恩·克拉克森、拉尔夫·戴维森以及布博·道格拉斯交谈过,他们向我解释了很多冰壶运动的窍门,我要谢谢他们所付出的时间和耐心。

我在加拿大参加悬疑小说会议时遇到了安妮·佩丽,那时我的第一本小说《伊甸园的蛇》还没出版。她读了那本书,并且首先表示了支持和鼓励,这对于一个首次出书的小说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鼓励。安妮·佩丽从内到外都很可爱,感谢她不仅仅支持我的书,更为我奉献了很多宝贵的时间。还有其他支持这本书的作家,非常感谢他们的鼓励。他们于百忙之中花时间读完整本书,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谢谢马格利特·约克、雷金纳德·希尔、安·格伦吉、彼得·拉弗西、黛博拉·克龙比还有茉莉娅·斯宾塞·弗莱明,你们也为这本书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如果以

后也有人需要这样的帮忙,我一定会倾力相助的。

还要感谢金·麦克阿瑟以及他的团队。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特雷萨·克丽丝,她的智慧和幽默让我很受用。还有舍瑞斯·霍布斯,以及圣·马丁出版社的本·赛维尔,是他们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完美,谢谢他们细致周到的工作。

我知道,我是个幸运的人。

... —

如果西西·德·普瓦提埃知道自己将要被谋害,也许她会买份圣诞礼物送给自己的丈夫理查德,也许会经常去“爱德华小姐学校”看望自己的女儿,也许还会去参加她们的期末盛会。如果知道自己时日不长,她或许会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利兹宾馆便宜的房间里。而她唯一知道的是,自己将要和一个叫索罗的人分道扬镳。

“那你觉得怎么样?喜欢吗?”她把一本书放在自己白皙的肚子上。

索罗看着这本书,这已不是他第一次这样看着它。在过去的几天里,西西几乎每隔几分钟就会把它从大钱包里拽出来。开会,吃饭,然后坐出租车穿过蒙特利尔雪天的街道。她会突然弯下腰,拿着自己的“杰作”,如同圣母产下耶稣那样兴奋异常。

“这张我挺喜欢的。”他说道,却感觉到了耻辱。这张照片是他拍的。他知道,西西想要甚至是恳求得到更多的照片。而他,无意于再多给她一张。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在她身边待多久。他俩不同岁。她48岁,比他年轻几岁,雪白的牙齿,金黄的头发,修长的身材,总是颐指气使。抚摸她就

如同抚摸着这一块冰片,但他觉得这也是一种美,一种虚弱的美。这种美吸引着自已。但她同时又是危险的,当她大发雷霆的时候,也许会把自已撕成碎片。

而这从她的外表却看不出来。她温柔地抚摸着一本书,甚至比抚摸他时更加温柔。他看着她,真怀疑她体内的冷酷已经通过做爱渗入进了自己的身体,开始逐渐将自已冷冻了——他已经有点不知所措了。

他叫索罗·彼得罗夫,52岁的他最近注意到,自己的朋友们已不如以前那样优秀,那样聪明,身体也开始发福。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对其中的多数人感到厌烦,其中一两个人甚至开始无聊地搬弄是非。他们正在逐渐发胖,秃顶,变得越来越愚钝。他怀疑自己也开始像他们一样。女性很少再看他一眼了,他也开始考虑卖掉自己的那些越野滑雪板了,而他的医生也已经安排好给他做第一次前列腺检查。所有的这些他都能够接受。而真正让他感到害怕的是“人们对他已经感到厌倦”这一事实。凌晨两点,他惊醒了。耳边仿佛有人在向他低语,他感到恐惧,就像有人告诉一个小孩他的床下有一头凶猛的狮子时那样的恐惧。暗夜里,他深呼吸着,努力安慰着自己。之前,他与那些朋友一起在蒙特利尔的饭店吃了晚饭,他感觉到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鸿沟,这鸿沟令他窒息。也许是因为那些葡萄酒和鸭胸肉排太诱人吧,又或许是因为他们的热情都被身上厚实的毛衣所包裹了吧。

可是,夜里那低语的声音仍然警告着他那即将到来的危险,那正在逼近的灾难。这些何时才能彻底离他而去呢?他双眼扫视着房间,绝望地寻找着可以给他更多鼓励的同伴。

所以,他就这样情愿地让自己被西西引诱,继而被吞食。这样,床下的“狮子”就变成了床上的了。他开始怀疑,这个女人在吞噬了自己、丈夫甚至是自己的女儿之后,现在又开始来蚕食他了。

他已感到西西的陪伴竟也是一种危险。他开始鄙视自己,但他更鄙视眼前的这个女人。

“这是一本极好的书,”她说,“真的,谁都想要一本。”她拿着书在他的眼前晃了晃。“人们会如饥似渴地把它读完,他们受困太久了。”她转

过头,从房间的窗户向对面的楼望去,好像正在寻找她所说的“人们”。
“这是为他们而写的。”她又转过头来,睁大了眼睛。

她自己都未必会相信书中所写的东西,索罗心想。

当然,他已经读过这本书了。《平静》——是她给这本书所起的名字。几年前,她创立了一家公司,但境况总是岌岌可危,于是她总是既焦虑又紧张。后来她的暴躁和不耐烦喷涌而出,最后变成了怒火。

尽管从外表看起来,西西是安静温顺的,但任何人却都不会把“娴静”这个词与她联系在一起。

为了寻求出版,她带着这本书,跑遍了所有的出版社。从最初纽约的顶级出版集团到圣·波利卡普小镇的一些籍籍无名的小出版社。

这些出版社都认为她的手稿松散而杂乱,满是荒谬的理论。于是,他们很快都拒绝了她。封面上是一个女人的脸,旁边配着光着肩膀的佛教教徒和一些印度教教义,那张脸从背景中突显出来,看起来就像要吃掉自己的小孩一样。

“说什么没有启迪性!”她在自己蒙特利尔的办公室里向索罗叫道。当天,看了出版社寄来的一大堆拒绝的信件,她把它们撕成碎片摔在了地上。“我跟你讲,这个世界简直乱了!这些人残忍而麻木不仁,总是想欺骗彼此!这个世界没有爱,也没有同情!而我的书——”,她猛地撕碎她的书,扔向空中,“会教会他们怎么去找到幸福!”

她恶狠狠地看着地上的碎片。为了保证在圣诞节时出版,她已经决定自费出版这本书。

“你把书这样了,谁还能再帮你出版呀?”他好像终于忍不住了。“我知道,没有人愿意出版,那一定很不好受。”他顿了一下,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雪上加霜。“可那又怎么样呢?”

但她仍然沉默着,面无表情。在西西眼里,只要她不喜欢的就不存在,包括她的丈夫和女儿,包括任何的不愉快、批评、尖刻的话语以及情感。索罗知道,西西一直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她是完美的,她可以隐藏自己的感受,隐藏所有的失败。

他不知道西西的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才会爆发。他希望自己到时能

够在一旁亲眼目睹,但最好不要靠得太近。

她说人们残忍而麻木不仁。而在索罗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在成为西西的摄影师和情人之前,他确实认为,这个世界还是美好的。那时候,每天早晨他都早早醒来,然后开始新的一天。整个世界都是崭新的,任何事情都充满着无限可能。他发现蒙特利尔竟是那样的可爱。当人们在咖啡馆里喝着咖啡,收到鲜花或是长条面包时,他会看到人们互相友好地微笑。他会看到秋天里孩子们收集树上落下的栗子,一起玩游戏。他还会看到,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们手挽着手沿着大街一起散步。

当然,他也不是看不到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他们哭丧着脸诉说着漫长而难熬的日子。

但他在心底仍然坚信,这是一个可爱的世界。他拍的照片反映了这一点。这些照片捕捉着阳光和明媚,捕捉着希望,尽管也捕捉到了与光明相对峙的阴暗。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一点引起了西西的注意,她也因此而愿意和他保持这种关系。在一本具有蒙特利尔风格的杂志中,一篇文章把他形容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摄影师。而西西一向喜欢追求最好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来利兹宾馆开房的缘故。这个房间在一楼的底层,狭窄而阴沉,没有什么特别的,窗外也没有宜人的美景。西西在这里收集着各种名贵的香波和文具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他感觉自己也像这些东西一样地被“收集”了过来。她利用这些东西向那些一直不关注她的人们表达着令人费解的意图,不知是何用心。而最终,她会抛弃所有的一切,就像她抛弃自己的丈夫,漠视和嘲笑自己的女儿一样。

这是一个残忍而麻木不仁的世界。

而他现在开始相信了。

他开始厌恶西西了。

他下了床。西西则仍然凝视着她的书,那才是她的真爱。他看着西西,眼前的这个女人似乎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他把头斜向一侧,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又喝多了。但是眼前的她仍然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就像从棱镜中看到的两个女人——一个美丽、迷人又活泼,而另一个则像是被金色绳

子所绑着的可怜的受刑者，全身被捆，满身伤痕——时刻都有爆发的危险。

“这是什么？”索罗从垃圾篮里抽出一个文件夹。

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集。这些作品装订得很精致，印刷在优质的档案纸上，看得出作者用了一番心思。他翻开这个文件夹，屏住了呼吸。

这是一个系列的作品，风格非常明朗，仿佛比这优良的白纸还要绚丽夺目。索罗内心一阵悸动。这些作品展现了作者眼中的世界——可爱而又悲伤的。但更多地，是一个希望和慰藉仍然存在的世界。显然，这个艺术家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就像他自己曾经生活在那个充满阳光和希望的世界一样。

这些作品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复杂，意象和色彩一层叠着一层。作者一定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制作以达到想要的效果。

他注视着眼前的一张图片。只见一棵大树直耸云霄，仿佛极度渴望沐浴阳光。通过作者的处理，这棵树犹如在翩翩起舞，但这种动感并没有让人觉得画面变得模糊不清，而是给人一种优雅、平静之感，但首先是一种力量感。树枝的末梢好像将要融化，变得越来越模糊，仿佛它的自信和渴望之中又有一丝小小的质疑。这幅作品真是太棒了。

所有关于西西的思绪都抛在了一边。他仿佛爬上了树，甚至感觉到身上被那粗糙的树皮弄得发痒。就像自己曾经坐在爷爷的腿上，靠在他那张满是胡须的脸上。他惊叹了，作者是如何做出这样的效果的呢？

他分辨不出页下的署名。又轻轻地翻开了其他页，一丝笑意逐渐爬上他的脸庞，也渗入到自己日渐麻木的心里。

也许有一天，自己和西西结束了，重操旧业，他也能做出这样的作品来。

他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那你喜欢吗？”西西仍然拿着自己的书，朝他挥了挥。

• • • 二

克里小心地穿着衣服,尽量不扯坏这件白色绸纱礼服。圣诞游艺会已经开始,外面已经传来轻轻的歌声。她突然一惊,这歌声不是在嘲笑自己吧?但她立刻又打消了这个想法,继续穿衣,并不禁小声地哼起了歌。

“是谁?”拉图尔太太叫道,她的声音在拥挤吵闹的房间里都能够听到。“谁在哼歌?”

拉图尔太太的脸白皙而尖长,她瞥了瞥克里独自换衣服的角落。14岁的克里本能地抓住衣角,试图遮住她那几乎裸露的身体。可这点衣服是不可能遮得住她那硕大的身体的。

“是你吗?”

克里瞪大了眼睛,吓得不敢说话。拉图尔太太已经警告过她,不要在公共场合唱歌。

可现在,她心中愉悦,忍不住哼出了声。

拉图尔太太注视着眼前的这个胖女孩,感到一阵恶心。她身上厚厚的脂肪,形成了严重的褶皱,内衣裤都陷在了肉里。而克里大气都不敢

出,眼睛盯着拉图尔太太。克里的理科老师评价她是班里最好的学生,尽管也有老师指出在这个学期关于“维生素和矿物质”知识的测试中克里可能抄书了。

然而,她现在终于可以参加圣诞游艺会了。所以,可能有点兴奋过头,尽管自己有许多需要准备的。

“最好快点,马上该你上场了。”拉图尔太太还没等她回答就匆匆离开了。

爱德华小姐学校每年都会为女孩们举行圣诞游艺会,这是克里5年来第一次参加。之前的每一年,当其他同学为自己做表演服时,她总是会找一些含糊的借口逃避。没有人劝她参加。相反,她们会给她一个的任务,那就是为游艺会表演投射舞台背景灯,拿着一个大灯头。就像拉图尔太太说的,这可是个技术活。她所暗示的是,这活其实是很无趣的。每年克里总是独自在后台的黑暗中看着圣诞游艺会,任由那些漂亮的,热情的,有才华的女孩们在眼前尽情地起舞欢唱,沐浴在自己为她们提供的灯光下。

但今年不会再这样了。

她穿上衣服,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这件“雪花服”需要镶上几片雪花一样的薄绸纱,但衣服背后却挂着一片巨大的“雪花”。无疑,她得承认,这个“雪花”确实太大了,简直像一个小雪堆了。但对她来说,这仍然算是一件非常不错的圣诞礼服了。其他女孩都需要自己母亲的帮助,而克里可是自己独自完成的。她告诉自己,要给母亲一个惊喜,也可以让其他看不起她的人不再闲言碎语。

如果靠近仔细看,还可以看到她衣服上的一点点血迹。她的手肥胖而笨拙,血迹就是在摸索着做针线时不小心扎到手所致。但她仍然不屈不挠,一直坚持着直到最终完成她的衣服。然后,她灵机一动,一个极好的想法浮现在脑海,这绝对是她人生14年来拥有的最棒的想法。

她知道,自己的母亲一向敬畏光明白亮。从自己出生以来,母亲就不断地告诉她这一点。告诉她人们都是为了光“明”而奋斗。告诉她为什么现在被称为文“明”时期。为什么伶俐的人都被形容为聪“明”。为什

么瘦一点的人往往更容易成功，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精“明”。

对母亲来说，这是如此明显的道理。

而现在，克里用的正是雪花一样的绸布，最白亮、明朗的一种布料，还有她自己的聪“明”才智。她跑去一元商店，用零用钱买了一瓶荧光粉。她甚至能够径直走过那些诱惑她的巧克力店了。自己已经节食了一个月了，她相信母亲会注意到这一点的。

她把胶水和那些闪烁着光辉的荧光粉都用上了，现在她看着自己辛苦的杰作。

人生第一次，克里认为自己是美丽的。而且她相信，很快自己的母亲也会这么认为的。

客厅窗户的窗棂已被白霜覆盖，克莱拉·莫罗透过窗户凝视着整个三松镇。她向前靠了靠，蹭掉了一些窗户上的白霜。心想，现在我们有点儿钱了，是时候把这些窗户换掉了。克莱拉的决定似乎每次都是明智的，可她知道，多数时候的决定却都是不明智的。这些窗户适合她现在的生活。望着三松镇这样一个雪的世界，她知道，自己喜欢透过窗户这样看上去，因为喜欢白霜给这些旧玻璃带来的朦胧感。

她喝了一口热巧克力，望着窗外欢快的人们在纷纷飘落的雪花中慢慢走过。他们戴着手套，互相挥手打招呼，有时还停下来聊几句。说话时喷出的阵阵热气就像卡通里人物对话时嘴边的云状线框。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准备去奥利维尔的小酒馆喝一杯牛奶咖啡，有些人则是前往莎拉面包房买些新鲜的面包或是糕点。莫娜的书店就在小酒馆旁边，今天没有开门。贝雷夫先生正在自己的杂货店门前铲雪，他向加布里招手示意。加布里大概刚刚起床，穿得很臃肿，特别引人注目，他匆匆地跑过草地，去街角的早点铺吃早饭。在魁北克的冬天里，每个人看起来几乎都一样。人们都穿着厚厚的鹅绒和棉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所以即使是消瘦的人也显得丰满起来，而本来丰满的人，则简直像个球了。除了头上各色的帽子，大家看起来似乎都一样的。克莱拉看到戴着亮绿色绒球帽的露丝向戴着多色软帽的韦恩点了点头。韦恩的这款多色软帽是帕特在秋季

的漫漫长夜里为他织的。莱维克家的小孩刚玩过冰球，他们都戴着绿色的帽子在结冰的小池塘上来回地溜着冰。年幼的罗斯缩在球网边守门。她哆嗦地如此厉害，克莱拉甚至可以看到她那浅绿色的软帽都在战抖。而她的哥哥们都很疼爱她，每次打比赛，当他们冲到球网前时都会假装摔倒。他们不是猛地挑射球门，而是先慢慢地滑向她，然后大家都会在球门旁边混乱地撞成一堆，但这样大家都很开心。在克莱拉看来，眼前的景象就如同一幅柯里尔和艾伍兹风格的图画一样，她会像一个小孩一样地注视良久，渴望进入眼前的这幅画。

三松镇湮没在白色之中。在过去的几周内，雪下了有一尺多深。镇上大草坪周围的老房子似乎都戴上了最洁白的帽子。炊烟不停地从烟囱里飘出来，仿佛房子也能说话和呼吸。房门和围墙的大门上都装饰上了圣诞的花环。在这寂静的夜里，这个位于东边的小镇由于这些圣诞装饰而焕发着各色光芒。大人和小孩们都在为这个重要的日子做着准备，他们忙碌的声音仿佛小镇正在轻轻地哼唱。

“也许她无法发动自己的车。”克莱拉的丈夫彼得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房间。他又高又瘦，像他的父亲，看起来像一个世界 500 强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但他并不是什么执行官，而是整日对着画架的绘画者。他喜欢画一些抽象艺术画，而且喜欢画得很精细，卷曲灰白的头发上经常染上了许多油画颜料。国际上的收藏爱好者对他的油画颇感兴趣，所以这些画总可以卖上几千美元的好价钱。但是，他画得太慢，每年只能完成一到两幅画，所以他们夫妻俩一直都很拮据。而最近，克莱拉的画却在市场上逐渐热销起来，这些画都是关于树木的。

“她会来的。”克莱拉说道。彼得看着眼前的妻子，她那蓝色的眼睛让他感到几许暖意。曾经乌黑的头发里已经夹杂着几缕白发，尽管她才 50 岁都不到，身材也开始发福了，腹部和大腿变得臃肿。最近她开始考虑是否要重新参加玛德琳的体操锻炼班。而他知道，对于这样的问题自己最好还是保持沉默。

“你确定我不能一起去吗？”他象征性地问道，并非真的想去。他可不想挤进莫娜那辆状况堪忧的小车，然后一路颠簸着去城里。

“当然不行。我会帮你把圣诞礼物买好的。况且，车里空间太小，是没有办法同时容纳我们三个人还有那些礼物的。你到时就在蒙特利尔下车吧。”

一辆小车停在了他们的门前。一个体形庞大的黑人妇女下了车，这就是莫娜。或许克莱拉认为路上最有意思的部分，就是看着莫娜艰难地上、下她那辆可怜的小车。克莱拉甚至觉得，莫娜的体型实际上比那辆车还要大。在夏天里，莫娜会撩起自己的连衣裙直到腰部，然后慢慢地挪进车厢。此景往往都要引起围观的人们的骚乱，但莫娜只是笑，并不介意。而在冬天里就更有趣了，莫娜会穿上热情洋溢的皮外套，这样她变得几乎是原来体型的两倍。

“孩子啊，我可是从岛上来的，真冷啊！”

“你从蒙特利尔岛来？”克莱拉不敢相信。

“对，”她笑着说，“尽管南方冬天已经结束，但我喜欢冬天。只有在这个时候，我的皮肤才会显出粉色。怎么样？我还能再变吗？”

“变什么？”

“变成白色皮肤啊。”

“你想……”

莫娜突然转过目光，看着她最好的朋友，一脸认真却又带着微笑：“不，不，再也不用了……唔……”

听了她的回答，克莱拉好像有点高兴也有点惊讶。眼前的女人有着肥满的粉色皮肤，戴着一层层颜色鲜艳的围巾和缀满橘色绒球的紫色帽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踏过他们刚铲过雪的门前小路而来。

她们不久就可以到蒙特利尔。开车去那儿很快，即使在雪天，不用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到。克莱拉盼望着下午的购物。但这次，甚至每次圣诞时去蒙特利尔，她都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是她私下里最为之高兴的一个小秘密。

她是迫切地想去看奥格尔维圣诞时的窗户。

市区的那些神圣的百货商店拥有世界上最神奇的圣诞窗户。在十一月中旬，人们就会把那些巨大窗格里的玻璃取下，再用纸把窗格盖上。节

日的惊奇何时才会揭开？克莱拉就像一个小孩一样，相比圣诞老人游行，她觉得这更加令人兴奋。奥格尔维的人们最终会取下那些窗户纸，并且重新装上玻璃。当这样的消息一传来，克莱拉就会匆忙赶去城里，直奔那些神奇的窗户。

每次去看这些窗户时，克莱拉总是老远就开始小跑起来，但就在快要靠近时又会停下来。她会先闭上眼睛，全神贯注。然后又慢步走向前，睁开眼睛。此时这些窗户就会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上面有很多奇幻的小镇的图案，这是属于克莱拉自己的小镇。小时候，每当失望和悲伤将要吞噬这个敏感的小女孩时，她就会去这个小镇。不管春夏秋冬，她所要做做的就是闭上眼睛，然后仿佛自己就在这个小镇上了。小镇上有会跳舞的熊以及会滑雪的鸭子和青蛙，它们会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衣服在桥上钓鱼。每当夜晚来临，她卧室的地板下仿佛就藏着食尸鬼，它发出可怕的声音，抓挠着地板。每当这时，她就会紧紧闭上那双蓝色的小眼睛，然后自己仿佛就穿过了那些神奇的窗户，进入了自己心中的小镇。在这个小镇里，食尸鬼抓不到她，因为有仁慈之神守卫着入口。

后来，她人生最美好的事情来临了——她和彼得·莫罗相爱了。由于暴风雨，她同意了暂时不去纽约，而搬来了蒙特利尔以南的这个小镇，她喜欢这个小镇。自小在城里长大，克莱拉对这个地区并不熟悉。但她不曾犹豫，因为她太爱彼得了。

就这样，26年前，一个聪慧又愤世嫉俗的艺术院校毕业生，放弃了一切和彼得来到了这里。

彼得把她带入了儿时的迷人的小镇。由于成年后对事物态度的改变以及对其他重要事情的关注，她已经忘记了心中的这个小镇。然而，毕竟奥格尔维的圣诞窗户是真实的，人们称这些窗户为“三松”。他俩在镇上的绿地旁买下了一栋小房子，然后便开始了比这些窗户更加神奇的生活。

克莱拉坐在暖和的车里，几分钟后，她拉开自己的大衣拉链，注视着车窗外不断飘过的乡村雪景。对于克莱拉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圣诞节，因为她感到悲喜交加。她的邻居好友简·妮尔一年前被杀害了，所有的财产也因此都留给了她。而去年圣诞节克莱拉没有花这一分钱，因为怕